

我把流年 写给你听

A fleeting year of
my prose to you

朝夕 著



《花火》携手情殇系掌门人朝夕 颠覆传统青春悲痛之作

闯入她青葱时光里的那两个身影，一个相爱却已成往事，一个想爱却最终成殇

此生无法再说我爱你，我用尽生命写给你听

如果你爱他，请将此书献给他

在无助的青春下，共同纪念与爱情有关的日子



光明日报出版社

我把流年写你听

朝夕/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把流年写你听/朝夕 著.—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12

ISBN 978-7-5112-2012-7

I. ①我… II. ①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958 号

我把流年写你听

著 者: 朝 夕

出 版 人: 朱 庆

责任编辑: 庄 宁

责任校对: 张 翀

封面设计: 许 静

责任印制: 曹 净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 (原崇文区) 珠市口东大街5号, 100062

电 话: 010-67078247 (咨询), 67078945 (发行), 67078235 (邮购)

传 真: 010-67078227, 67078255

网 址: <http://book.gmw.cn>

E - mail: gmcbs@gmw.cn zhuangning@gmw.cn

法律顾问: 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880×1230mm 1/32

字 数: 150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2-2012-7

定 价: 19.80 元

001

第一章

这一夜，陌生人的温暖

037

第二章

知道怎么让一个人一辈子都记住你吗？
最好的方法是去死

081

第三章

我和我的订婚典礼是不是一场闹剧

127

第四章

你敢不敢对我好一点，喜欢我一点



目录



169

第五章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什么都还给你，
只要你是我的唯一

209

第六章

我们是两条越走越远的平行线，
再也没有交会的那一刻

249

第七章

终于再见了，爱情和恨

273

番外

我的一切永远那么安静

277

后记

夜再长，天总会亮

目录



第一章

这一夜，陌生人的温暖



深夜，有点冷，我突然醒来，躺在陌生人的怀里，我细细观看眼前这个男人。他鼻子很高，嘴角高高上扬着，带着些许可爱 and 性感，我能感觉到他的心脏跳得很平稳，呼吸很畅通，只是，这个男人是谁呢？他是高干子弟富家公子还是工薪小白领，抑或只是地痞流氓。

呵，我不知道。我没有他的身份证号码，没有他的家庭住址，没有他的工作单位，我甚至连他姓甚名谁都一概不清楚。

我已经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只记得很害怕的时候，他对我说，别怕，放心，交给我。那一刻我知道我注定要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代价，我以为我会哭着叫高白杨的名字。可是我的脑海里想的并不是高白杨，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没有高白杨把我高高抛起，在人群里尖叫着说爱我，没有葛小婉苦苦乞求的原谅，没有我妈长长的叹息和惆怅，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忘记，什么都不曾发生过。

我说：“我怕我活不下去了。”

他拍拍我的头，昏暗的灯光下，他显得太过温暖，他说：“没有人会活不下去，只有你想不想活下去。”说完，他的吻铺天盖地印下来，高白杨的名字就是这样被深深埋没了。

躺在床上回忆完了，我拍了拍脸，坐起来，到处找衣物。才发现身上的衣服散落一地，我也没管那么多了，就这样捡起来穿上，澡都没冲就带着他身上的味道穿上衣服，蹑着脚一点一点走

出了套房。关上门。

出了门，凌厉的风吹过来。

我感觉天旋地转，红酒的余力开始在身体里发威。踩着八厘米的高跟鞋的腿一点力气也没有，绕得跟麻花一样。

突然一个踉跄，我没站稳，摔到地上，崴了脚。钻心的疼，眼泪就这样不设防地滴下来。

最后抱着膝盖，坐在地上发了好一阵子呆。天很快就亮了，我发现太阳出来的时候，其实不温暖，其实它很冷，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刻。

阳小羊在公司楼下给我打电话，喘不上气来，像要赶去投胎似的催人，我从十七楼的玻璃窗往下望就能看见她背着包包拿着手机，对着对面的行人指点江山。

“周淙淙，赶紧给老娘飞下来，我在你楼下啦！”她吼。

我嗯嗯了两声，收线，把最后一张报价单交给老板老秃，他其实人很好，就是有点秃顶，估计在这样的商业部门，整天算计于心，不秃顶都难。

他对着我笑，还不忘夸我做得到位，我礼貌地退出去，踩着小高跟去洗手间补了个妆，钻进了电梯。

阳小羊陪我去春天百货买晚礼服，我钱包里装着我所有的银行卡，好像斗志十足。

阳小羊笑话我，永远都是做好最全的准备，才出手。大学的时候，去考试，我连卫生棉这样的东西都会细心准备好。去岩石湖划船，我会带毛巾，会带吹风机，怕落水。阳小样从来就看不惯我一派谨慎。对我是又爱又恨。

她问我：“你买礼服做什么？”

我张张嘴：“参加宴会。”





“你们公司的？”

“朋友的。”我笑，看中一件宝蓝色的绸料长裙，伸手一翻价钱，我的天，七千多，我两个月工资。

可是一想到高白杨在台上肯定会穿得人模狗样，我就狠下心，拿去试衣间试穿了。阳小样啧啧地叫，她一定知道我是去参加高白杨的订婚仪式，只是不愿意说出来，揭我伤疤。阳小羊收到喜帖的时候很唾弃地说她一定不会去参加婚礼，但是周淙淙，你死都要去参加他的订婚仪式。

是的，我死都要死在他订婚仪式上！我心里太清楚了，高白杨把订婚都弄得这么张灯结彩的，无非也就是想做给我看罢了。

她说得有理，我要去，一定要去。

我仔细地打扮一番，怎么看怎么美。喜欢得不得了。阳小羊凑进来一看吊牌，惊讶地说，周淙淙，你疯了吧。

我褪下裙子，拿出信用卡，刷刷刷，七千多就刷没了，钱是没了，但是我开心。人一旦感情贫瘠了，就可怜得只能靠物质带来快乐。高白杨穿得起一万的西装，我怎么着也得弄个七八千的晚礼服，我要告诉他，我永远都是配得上他的，只是，以后我再也不用那么辛苦地去为了配得上他而省两个月工钱去买一套平时压根就不会穿的裙子。

我是傻子，我承认。

这时候有电话来了，居然是那天晚上的那个陌生男人。我被吓住了，有点不想接，电话响了两三声。我忍无可忍，阳小羊提着我的“七千七”一个劲说好看，贵的就是不一样。

我走远点，接了电话。

“什么事？不是说不要联系了吗。”我尽量压低声音。

“可惜你有东西落在我这里。”他无辜的声音。

“什么？”

“订婚请柬。”他胸有成竹。

“晚上七点半，绿野仙踪林。”我速战速决，收线。他很聪明，他知道那是我一定得拿回来的东西，因为那是高白杨的请柬，他的未婚妻不是我，照片上他和葛小婉靠在一起，无比幸福。我刚收到这张请柬的时候，正在办公室里跟老秃谈城市边缘那块荒地的估价，老秃想压低价钱，然后投资做房产，我觉得光是地铁会从中通过这一条，那块地就不只这个价，但是上司比我大，比我高的我就得服从，我正改着报价表，快递电话就上来了。

我利索地签名，送快递的小伙子很殷勤地夸我字写得像明星签名，我笑得很开心。可我一拆快递信封，就再也笑不起来了。

葛小婉这是拿高白杨故意来气我，我知道。除了请柬，什么都没有了，没有一句话，哪怕问候都没给我捎来。我当时心里凉飕飕的，六月的天气，感觉像要下大雪，一个字——冷。

陌生男人坐在靠窗的位置，看样子等了蛮久，请柬放在他面前，用牛皮信封包着。

他穿着很文艺的格子衬衫，外面还套着针织背心。我想起那天晚上的事情，不自觉地就感觉有点发热，主要是尴尬。

他先开口：“你来啦。”

我点点头，拿了请柬就想走。坐下来的人绝对是傻瓜。不过一般情况下，男性十有八九会象征性挽留一下，果然他挽留了。

“这里的咖啡很不错，难得主调师在，我可以让他给你磨出现成的。要不要试一试？”他真的是个聪明的男人，他说话总能触及我的内心，他好像知道我需要什么、喜欢什么、关注什么、在乎什么。

比如说我需要安全感，他就会在我耳边温柔地叫我放心。





比如说我在乎高白杨，他就会千里迢迢来还给我请柬。

比如说我喜欢咖啡，他就会在我走之前还不忘叫我品尝一下经典。

他是什么人？他认识我吗？还是他跟踪我？噢噢噢，不会的，我们只不过是陌生人，我们说过的话不超过十句，如果那些靡靡之音不算的话。

我们只不过是通过网络相识的两只寂寞的兽，刚好同一时间感到寂寞了，于是碰巧取暖相拥。

我们不需要交集，哪怕一点点也不可以。

我希望，他能从我的生命中消失。再也不要出现。

咖啡喝完后，我要了他的手机，我说我手机没电了，借我用一下。

他含笑点点头，还露出一点小虎牙。

我把我的电话号码从他手机里删除，他有点惊讶。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淡定。

我说：“我们不要再联系，就当没见过。”说完拿了请柬就离开了绿野仙踪。身后他开始朗朗大笑起来，我停下来：“你笑什么？”

“哈哈，没什么，你很可爱。”

“切！”我不屑一顾。

“喂，我叫谢今生。”他说。

我关上门，走进熙熙攘攘的人群，到处都是人，到处都是车，我突然觉得我不知道往哪里走。

我穿上我的七千七去了酒店，高白杨真舍得，这城里最高档的酒店，他三万八的包场费给得一点也不心疼，想起大学刚毕业的那个冬天，我们俩窝在又潮湿又小的一个单间里，为了省下

买取暖器的钱，两个人烧一壶热水，装在热水袋里，抱在怀里，我坐在被窝里指挥着高白杨给我端开水送水果，连上厕所都懒得是高白杨背着去，我以为高白杨是我的天是我的地，就是全世界都不对我好了，他也绝对会对我好，我以为他是永远不会抛弃我的那个人。那时候我还没大学毕业，提前出来找了工作，面试过了，于是提前做了上班族。每天天不亮就洗洗刷刷地起床，在食堂买俩肉包子就往公交车站跑，高白杨见不得我吃苦，周末的时候陪我在公司附近找房，寒冷的北风在耳边呼啦啦地吹。我们找了两天，搬家的时候高白杨咬牙，拿了一百块出来叫了搬运公司。其实我们俩不穷，但是这只限定在学校里。出了校门，租房、车费、水电煤气，到处都要用钱。

第一个月我们交了房租后身上就剩下两百块了。高白杨抱着我，把两百块都塞我兜里，说：“淙淙，你省着花，咱俩就这点钱了。”

我说：“那你呢？”

高白杨鼻子一抹：“嘿嘿，我没关系。”

“你吃不饱。”我说。

“只要饿不死就可以。”高白杨傻傻地笑。

我倒在他怀里，说：“白杨，我一辈子都不会离开你。”高白杨猛地推开我，假惺惺地说：“我可不要被你缠一辈子呢。”其实他开心，我看出来了。

“嘿，那是你前男友？还是你……前前男友？”正在我望着台上喜洋洋的高白杨沉思的时候，有人推我肩膀，我反头一看，是他——谢今生。

这是不想让我活的预兆吗？我第一反应就是，赶走他，千万不要给高白杨看见。谢今生歪着头在我耳边说：“他叫高白杨？”





我也低声回：“关你什么事？你又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嘿，谢总，你怎么才来！”高白杨举着威士忌走下来，半杯酒荡来荡去。

我总算明白点了什么。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我应该来的地方。高白杨望望我，又望望谢今生。

“原来淙淙你认识谢总啊？”他笑，准新娘葛小婉还没来。

我赶紧摇摇头，而谢今生却玩味地答应了下来：“嘿，是的，我认识你朋友。”

“那正好就不用我介绍了。”高白杨眯着眼睛笑。这时候有人叫：“小婉姐姐来了。”

身边的人都开始起哄，围着装扮得花枝招展的轿车，大厅里只剩下我跟谢今生，他的眼神很犀利，他的头脑很聪明，他的手指很灵活，他的念头很可怕——他在想尽办法走进我的生活，他在探究我的过去、我的现在甚至是我的将来。

我闻到了危险的气息。

“你到底想怎样？”我揣度着。

他凑过来，呼出一口气：“我不想怎样，这只不过是个巧合，谁都不知道会这样。”

“可是你早知道我是来参加高白杨的订婚礼的，你没有告诉我你也认识他。”我气极了，可还是压低着声音。

“小姐，别忘了，是你没问，我为什么要说？哦，不对，你不叫小姐，你叫周淙淙。哈哈。”他似乎是在拿我做笑柄，这样的有钱人，生活总是过得太滋润，老百姓的一丝一毫他都有兴趣得很。

我已经不再有力气和他计较下去，只要他不在高白杨面前胡说八道，我也就不再躲避什么。想用一句“男人都一样无耻”这样带有鄙视的话来结束我们之间的对话，谁知，谢今生倒是来了

兴趣，和我对着干起来。

“不不不，男人不一样，特别是男人在床上都不一样。”

我鼓着眼睛，觉得想把他撕碎。大卸八块都不够我泄恨。真不知道当初怎么就热了脑袋去酒店会这样一个龟毛男，真是惹祸上身。

高白杨抱着葛小婉进来，她今天挺漂亮，不过胸太丰满，总有点像作假。葛小婉看见我，笑了，还笑得挺妩媚的，她让白杨放她下来，走到我面前：“哟，这不是淙淙姐嘛，能请到你，真是祖宗显灵啊。”周围的人脸色都变得难看，这女的文化水平也就初中样子，我想她怎么不说能请到我三生有幸，四福平安，六六大顺，十全十美啊。

我点着头，递上我的礼物，是一对玉百合，在珠宝店淘的，我觉得漂亮，晶莹剔透。

葛小婉当场拆了包装，手摸着，说：“挺好看的。”高白杨过来接过玉百合，谁知葛小婉早一步松手，玉百合摔在地上，顿时就粉身碎骨。有女的还尖叫了一声。谢今生也睁大了眼睛，后来很快就反应过来，连忙打圆场：“呵呵，碎了好碎了好，岁岁平安！”高白杨也跟着打哈哈，只有葛小婉狠狠望着我说：“好什么好，碎了就是碎了，就回不来了，就像旧的衣服再怎么穿都是不好看，还是得去买新的。”

我脸上的尴尬不言而喻，我知道葛小婉恨我，也怕我，她今天这么给我脸色看，提前使用了一下高白杨太太的权利，为的就是要让我知道，高白杨以前再怎么爱我，那都是过去，现在，新的衣服是她，是叫葛小婉，而不是周淙淙。

我对着酒店厕所里的镜子笑，涂口红的手一抖一抖的，我想





现在要是可以去吼歌，就我这劲，准能把青藏高原给飙上去，葛小婉紧跟着进来，站在我身边补妆，她抬着眼，很平淡地说：“周淙淙，今天我跟高白杨订婚了，不管你是婊子也好还是贞女也好，总之那些有的没的就不要再搞了。”

我疑惑地看着她，她接着说：“别以为你发的那些短信我都不知道，我家白杨接到短信后都一一给我过目，白杨和我都觉得奇怪了，他当初也没对你有多好，也就是闲着无聊给你带带饭买买早餐的，你怎么就那么忘不掉我们家白杨呢，还是说你就真的没其他男人爱了啊？白杨一直不好意思和你说，要你不要再骚扰他了，那是他觉得你应该有这个自知之明，可是你怎么就那么不识相？你怎么不看看自己是什么样子，别说白杨对你没兴趣了，我要是男人，我也会对你没兴趣。请你以后自己掂量着，老对着别人的未婚夫说什么情啊爱的，人家女朋友心里会怎么想！”

我指甲掐进肉里去了，内心的火苗就那么噌噌噌地冒上来：“葛小婉，你现在知道不好受啦？当初你怎么不掂量掂量背着我跟高白杨上床，我心里是什么滋味！”

话还没说完，“啪”的一声，我感觉我右边脸瞬间就火辣辣的疼。

“啪”的又是一声，不过，这一次，巴掌扇的不是我，巴掌扇在葛小婉的脸上，红红的手掌印，我反脸一看，高白杨的手还没来得及放下来，他身边站着的是笑得高深莫测的谢今生。

葛小婉捂着脸哭着跑出去，谁也没拦得住她，她抹花了脸上的妆，踢了高跟鞋，穿着小短裙，钻进了临时开来的出租车，我想去追，被一旁的谢今生拉住，我鼓着眼望着他，我讨厌他，因为他带来了高白杨，他是故意的，我能保证。

白杨自己傻了似的站在原地，像失了魂，怎么叫都叫不回来。

最后他对身边的谢今生说：“今生，你帮我送送淙淙，我得回去看看小婉。”

呵呵，我说：“不用了，我自己可以回家。”我周淙淙不再是你高白杨什么人了，你本来就不应该为我扇自己老婆耳光，你欠她的，一早就欠了，现在越欠越多了。

可是高白杨，如果可以，我愿意为你还葛小婉所有的债，只要，她把你还给我。

谢今生硬要送我，他说，这里外面没有公交，然后又瞄了瞄我那八厘米的高跟鞋，想想就知道我走不了那么远，于是他拉着失魂落魄的我就塞进车里，也不管我愿意不愿意，不过也是，谁又问过我可不可以呢，呵。

葛小婉当年是跟我一起去公司应聘的女孩，一个部门，老秃喜欢我，而葛小婉挺失意，加上和大学男友正分道扬镳，痛苦不堪的她经常拉着我喝酒。我带她回家做客的，她初见高白杨，端着我的大杯子把酒碰到溅起水花来，眉眼里都是欢喜。我让她吃我的碗，用我的筷子，洗我的浴巾，穿我的睡衣，最后，她上了高白杨的床。

她没有问我可不可以。

我记得好清楚，过年的时候我给高白杨打电话，初六晚上，我躲着我妈，在小房间里。我妈刚玩我电脑，看见我的电脑桌面是高白杨，来了兴致，一个劲问我：“淙淙，哟，这小伙子是谁啊，你男朋友吗？长得像明星啊，帅啊。”

我搂着我妈的脖子，嘿嘿地笑，我说：“帅吧，有范儿吧，想他做你女婿吧？”

我妈笑成一朵花，对着我说：“赶紧带回来给妈看看。”我就乐了，赶紧躲房间里给高白杨打电话。



电话是通了，我尖叫，我说：“白杨，你赶紧买张票到我家来吧，我妈要见你，我们赶紧把见父母提到日程上来！”

对方开口了，不是高白杨，是个女声。她说：“白杨，他，不会来了。”

“为什么？”我焦急。

“因为我怀孕了。”对方挂了电话，手脚还真是利索，我再打，就是关机了。

一整夜我都惶惶不安，我找不到高白杨，我觉得我就像被丢弃的羔羊，在荒山野岭找不到回家的路。

呵，就是这样，他们俩有了小孩，却没有问我可不可以。

大年初六打的电话，初八我接着回临城上班。我妈给我往行李袋里一个劲地塞东西，我脾气不好，说话大声了点，我说：

“不要装了，我扛不动。”

我妈不在意：“没事，不是还有小高吗，他不是会来接你的吗。”

我妈一说，我就有想死的冲动，一口气提不上来，只想就这样昏过去好了，我不想回公司，不想回临城，不想去那个到处是高白杨的小屋，不想穿他买的拖鞋，不想睡他洗过的床单，不想呼吸有他的气息的空气，我是真的怕了啊。

可是我还是得去，我得上班，那时候我才明白，真的，有很多事情不是你不去想就可以不发生。

火车上我想了很多，窗外的风景变来变去。我一直觉得我和高白杨还没完，只要我还没有见到他一天，我就不相信我们走到尽头了。临城公交车太多，可是到我家的车却只有那么一辆，我没办法，只能爬上135路，那是和高白杨坐过无数次的车，出了火车站，一拐弯，看见肯德基的大门，那是我们第一次约会吃饭的